

雁郊原乡

人靠衣装

■陆亚利

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年代,衣着也革命化了。男人崇军,女人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,有一套草绿色军便装,便是莫大的时尚。家里有人在部队服役的,收到邮来的旧军服,如获至宝,展示编号以示正宗,备感自豪。军便装、旧军服不是人人弄得到,男人便一律中山装,女人便一色的对襟小西领。男女春秋装、冬装只有蓝黑灰,夏日男人着或黑或白硬领汗衫,女人穿素色或碎花翻领汗衫,绝不与花里胡哨沾上边。年长一点的妇女习惯穿“大襟襖子”上衣,左开襟,立领布扣,显得传统保守,与革命化有些不协调。

我们褪下襖子开裆裤穿上圆裆裤没几年,也赶上了这一拨革命化的潮流。裁缝进门,不需要问款式,径直拿软尺打尺码。新做的中山装、小西领、大裆裤,宽松阔绰,尺码预留两三年,有穿道袍、舞长袖的尴尬。虽是不合体,过年穿上新衣,还是抑制不住万象更新的兴奋。初穿时讲究,沾上一点灰尘,赶紧掸掸,糊上泥点,不惜用脸帕擦拭。穿旧泛白了,玩耍时便不管不顾,揩出一层一层泥污灰尘,像穿着一身梆硬的布梆子。母亲们捂着搓衣板,骂个喋喋不休。上学读书,教室里一片蓝黑,好在我们大都戴红领巾,给教室增添了火红的亮色。

“人靠衣装,佛靠金装。”生活再清苦,女人们对穿着打扮,也有天性的追求,总会搬弄出一些花样来。好比一丘稻田,种子再纯也会有几株杂色,格外青绿颇长,与高挑的稗子一般醒目,引起人们的注目,打破田里的平淡无奇。

春秋天,女人们清一色地穿着小西领罩衣。没有花色,换洗蓝色的,穿出黑色的,一天一天地循环着。女孩子们不安分了,老裁缝上门,逼着师傅加大披领,或将平口衣袋改为岔口,样式果然活泼了许多。收紧袖口的大裆罩裤,上大小下,穿起来似支着一对大萝卜。与裁缝商量,试着收裆,改作直筒,显出臀部的曲线、腿部的修长,风姿大不一样。城里时兴工装,乡里年轻人赶时髦,聚拢捞鱼摸虾和摸螺蛳换来的钱,扯来几尺劳动布。土裁缝没有做过这种款式,硬着头皮拆改几次,衣摆、袖口收缩得有些勉强,大体还像个工装的模样。

冬天,穿上用粗棉布做的棉衣,像背着布包袱臃肿难看。女孩大胆做主,改用光滑的府绸或轻薄的化纤布作面料,薄绒布作底子,减薄棉花厚度,做成的棉衣轻薄又保暖。一块咋叽布尾子,料稍稍有点多,与裁缝一道耗尽心思改进列宁装,做成双排扣大披领长统服。线条收放有致,上身效果好,像个女干部的样子,让姊妹们羡慕一个冬天。

夏日,年轻女孩突发奇想,仿男衬衣,硬领改软领,直筒改收腰,前胸加两个带盖的口袋,衣摆直角改圆角,圆袖改扣袖。老者泼冷水:“咯像吗咯汗衣子,男不男女不女,莫浪费一块布哒!”坚持做出来,扎进裤头穿上,显得特别精神,透出一股帅气。几个姊妹穿着去大队部看电影出尽风头,油滑的后生打响一阵阵哟哨。

记得乡里反复放映过一部花鼓戏电影,片名叫做《送货路上》,里面有段办嫁妆的经典唱词:“尼龙和袜子要四双,的确良衬衣买四件”。本是宣传移风易俗,反对铺张浪费,没想到,在乡下掀起穿尼龙袜子和的确良衬衣的时尚。那时,农民热天打赤脚,穿丝光袜会受到耻笑。冷天穿纯棉纱袜,只有白色和酱色,不含弹力化纤,穿久了袜口松弛,掉到鞋帮,甚至被踩到脚底。尼龙袜子有弹力,穿起来箍紧脚踝,又有各种花色,显得时髦。尽管臭脚又比纱袜贵,乡里年轻人不甘落后,省吃俭用也要挤出钱买上两双。

棉布、绵绸易起皱,串色又不易洗干净,扯布要布票。的确良为化纤布,轻薄挺括又好洗。价格比棉布贵得多,即便不要布票,农民也难买得起。城里刚普及的确良,乡里供销社很快也有了货。好像只有纯白和鱼白色两种,农家买鱼白色居多,耐脏易洗。记得屋场里的堂客们,时不时去供销社打探,看到一匹的确良快要卖完,便守着柜台等着减价的尾子布。屋场几个年轻人拼命积攒,穿上梦寐以求的的确良。衬衣光滑挺括,配上的确卡长裤,浑身洋气,走路禁不住昂首挺胸,目不旁视,神气十足。我不敢奢望,直到上大学才在亲友的帮衬下,穿上的确良。那时已改革开放,我嫌鱼白色土气,毅然选择赭红色竖条纹,觉得摩登又斯文。

年长妇女也不示弱,追求适合自己年龄的时尚。那时中日邦交已经正常化,初看有点像轻薄的皮革,正面为光亮的黑色,带铜钱样隐花,反面为磨砂纹土黄色。质地如重磅丝绸,穿起来飘荡生风。价格不贵,颜色又深,全屋场的娼艳们一窝蜂地扯布,人手做了一件。平日做事,有些舍不得穿,出门作客,作当家衣裳。偶或穿着歇凉,光滑的纹衫随着蒲扇风鼓鼓飘逸,比起裹着厚洋布汗衫,感觉无疑舒爽许多。凉风悠悠,怡然自得,平常精瘦萎靡的娼艳,看起来也精神焕发、富态安详。在我们小孩子眼里,穿纹衫,摇蒲扇,娼艳们就像电影里穿绫罗绸缎的地主婆。然而,长者的时尚,反派的装扮,透着一股大富大贵的雍容气息,并不令人反感。

那年夏天,家里点蚊烟失火,母亲的纹衫烧得支离破碎。父亲安慰母亲,说再去扯布做一件。可惜时尚已过,买不到纹衫布,母亲再没有穿过纹衫。恰逢时兴起印花棉绸,母亲等不及尾子布,扯布做了一套,赶上了新一轮时尚。

生命有一道奇迹的光

■龙建雄

母亲载着小女孩又走了三天三夜去请求进行复查。医生出于同情象征性的给看了看,然后严肃的对母亲说,孩子不治疗就是最好的治疗。

医生的话差点打倒了母亲和小女孩,但她们仍然不死心,她们不可理喻地坚持“只想站起来,向前走”,继续泡药浴、做按摩、祈福祷告和康复性锻炼。

几年以后,小女孩站起来了,她还学会了跑步。

她跑着跑着,就跑赢了她的兄弟姐妹。

她接着跑呀跑呀,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获得3枚田径金牌,被人们比喻为“世界上跑的最快的女人”,她还因为跑姿优雅,被体坛赞誉为“黑羚羊”。

她的名字叫, 威尔玛·鲁道夫。

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尾,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,霎那间被威尔玛·鲁道夫坚韧不拔、英勇无畏、大胆追梦的那份坚持所折服。林清玄感慨写道:“能走出生命中的黑暗隧道,就有机会看到尽头的阳光”。

从威尔玛·鲁道夫注定伟大一生的历程来看,大家不要淡化了她母亲的坚强和伟大。鲁道夫母亲的崇高之处在于,她能够在极其窘迫的困境之中,从容地把

忧伤收藏起来,只把喜的种子、爱的希望播撒到她所深爱的孩子们心间。不管医生如何说绝望,不管现实如何显苍白,她都坚信无私的爱会让一切好起来的信念,坚信锲而不舍会出现奇迹,哪怕结果可能与自己设想的完全不同也在所不惜。

如果说,鲁道夫母亲对于意料之外的打击没有忧心忡忡,捎带有一点“赌博”的心态,是一种富贵险中求的淡定。那么她对于意料之中的千辛万苦没有畏惧退缩,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智慧,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性品质。

其实,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东西强求不得,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像威尔玛·鲁道夫故事一样庆幸。那些黑暗隧道外的阳光,不一定会被所有人都看到。有的人在黑暗角落里瑟瑟发抖而停滞不前,有的人在黑暗之中迷失方向就彻底放弃,只有拼命朝前方摸索滚打的极少数人最后伸出头来,最终看到尽头温暖的阳光。他们,大都被人们称之为奇迹。

生命里,我们终其一生刻意追求的东西或许终生都不可企及,而有些“无心插柳”的“柳成荫”却不期而至。所以,面对生活的顺境和逆境时,大家保持一份“随时”“随性”“随喜”的境界,心地光明,豁达从容,生活便会时不时地给我们送来意外的惊喜。这些惊喜,会是你渴望的、想要的那种结果。

一轮月,安静
望着缄默的夜
被青色果实压弯枝头的橙树
隔着马路对望桂树。任香气弥漫

八楼阳台上的茉莉
开了谢,谢了开
从六月到九月,花开四个轮回了

我故去的亲人啊
你们为什么不是植物
来了走
走了又来

想必今夜
山的月色,穿着朴素的外套
爸妈,爷爷,姥姥
坐在秋风陈旧的往事
陪着故乡,笑出声音

旧月亮

■王景云

印山游子情

■肖庆生



常宁市庙前镇印山的“天下第一印”又有“印章王国”的美名,全国首创。

金秋十月重阳节,我和朋友驾车来到梦寐以求的印山。这天天气晴朗,游人如织。我站在印山山脚下宽阔的广场,仰望筑起高大的牌坊,格外醒目的横匾上书写着“中国印山”以及不远处的石牌刻着“天下第一印”,让人为之赞叹!这时,当太阳从群山冉冉升起,那层林尽染的印山顶峰,好像少女点上胭脂的面颊,显得格外娇艳。阳光把整个印山周围笼罩在这奇瑰的光网里,给印山平添了几分神秘感。

秋风习习,吹散了我眼前的

雾霭。在我的视线里依稀可见,有明清古朴民居建筑群袅袅炊烟升起,与印山连绵起伏的群山交相辉映,如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墨画。

我和朋友迫不及待地沿着山脚下那条蜿蜒的小道往山上攀登,微风吹拂一片片红红的树叶从枝上缓缓地飘落。小鸟叽叽喳喳叫着,更加翻动我对印山的激情。当走到入口瀑布,触目之处都是怪石嶙峋、草木丛生,稀稀疏疏枯萎的藤蔓盘根节错地扎在石缝中。岩壁上清晰可见雕刻着玺印图案,再往上攀登,有商代三铉印。迂回曲折的游廊,上坡、下坡,远去、近去,到去都可以看到纷红色的印章图案,包括古代、现代、名人名

章。有百姓印章群,印象石。雕刻笔峰苍劲,顿挫分明,光滑细腻,人文事迹清新悦目。这些星罗棋布汇集4800多枚形态各异印章图案,一无遮拦地呈现在我们的目光中。“印章王国”及“天下第一印”,果真名不虚传。我凝视着岩壁上雕刻的森林总总印章与日月相伴,任凭年轮增递,岁月流逝,经历风霜雨雪,却如一团团炽热的火焰,点缀在这深邃的山谷中。

秋风在我耳边絮絮地低诉,诉说着印山人的故事。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,任凭阳光在山坡那头倾斜着,夕阳的余晖把印山每个角落镀上了一层金黄。我觉得,是印山因迷人的景色令人流连忘返,是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熠熠生辉。